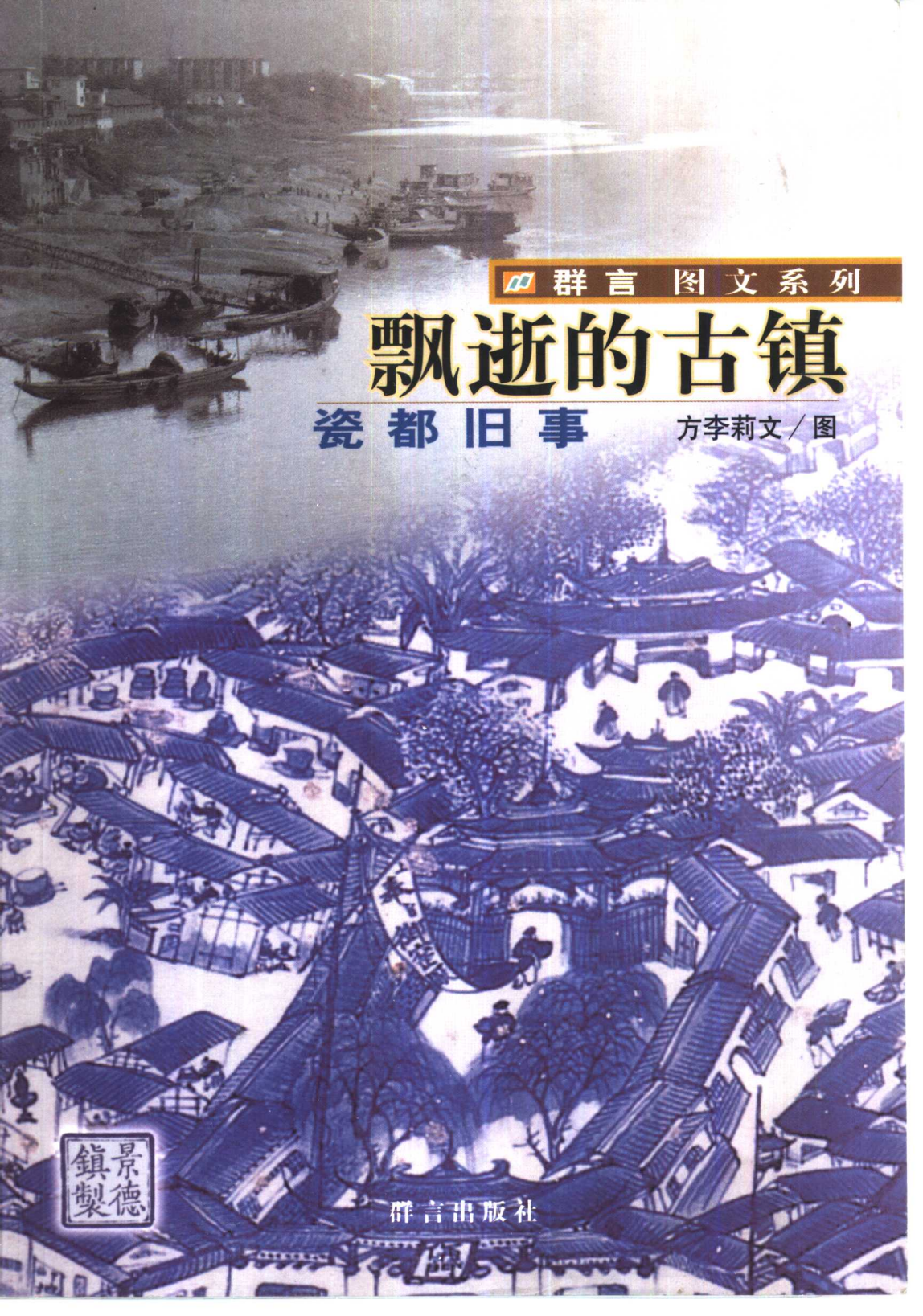




群言 图文系列

飘逝的古镇

瓷都旧事

方李莉文 / 图

景德镇
鎮製

群言出版社

群言图文系列

飘逝的古镇

瓷都旧事

方李莉文/图

景德镇
鎮製

群言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飘逝的古镇: 瓷都旧事 / 方李莉著、摄影.

— 北京: 群言出版社, 2001.4

(群言图文系列)

ISBN 7-80080-289-2

I. 飘…

II. 方…

III. 景德镇—概况—图集

IV. K928.705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6950 号

群言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 100006)

电话: 65265404

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*

880 × 1230 32 开本 7.25 印张 1 插页 60 千字

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~ 8300 册

*

G · 177 定价: 32.00 元



目 录

1 引 子

1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

25 沿河置窑 沿窑成市

43 官窑与民窑

63 窑户

85 坯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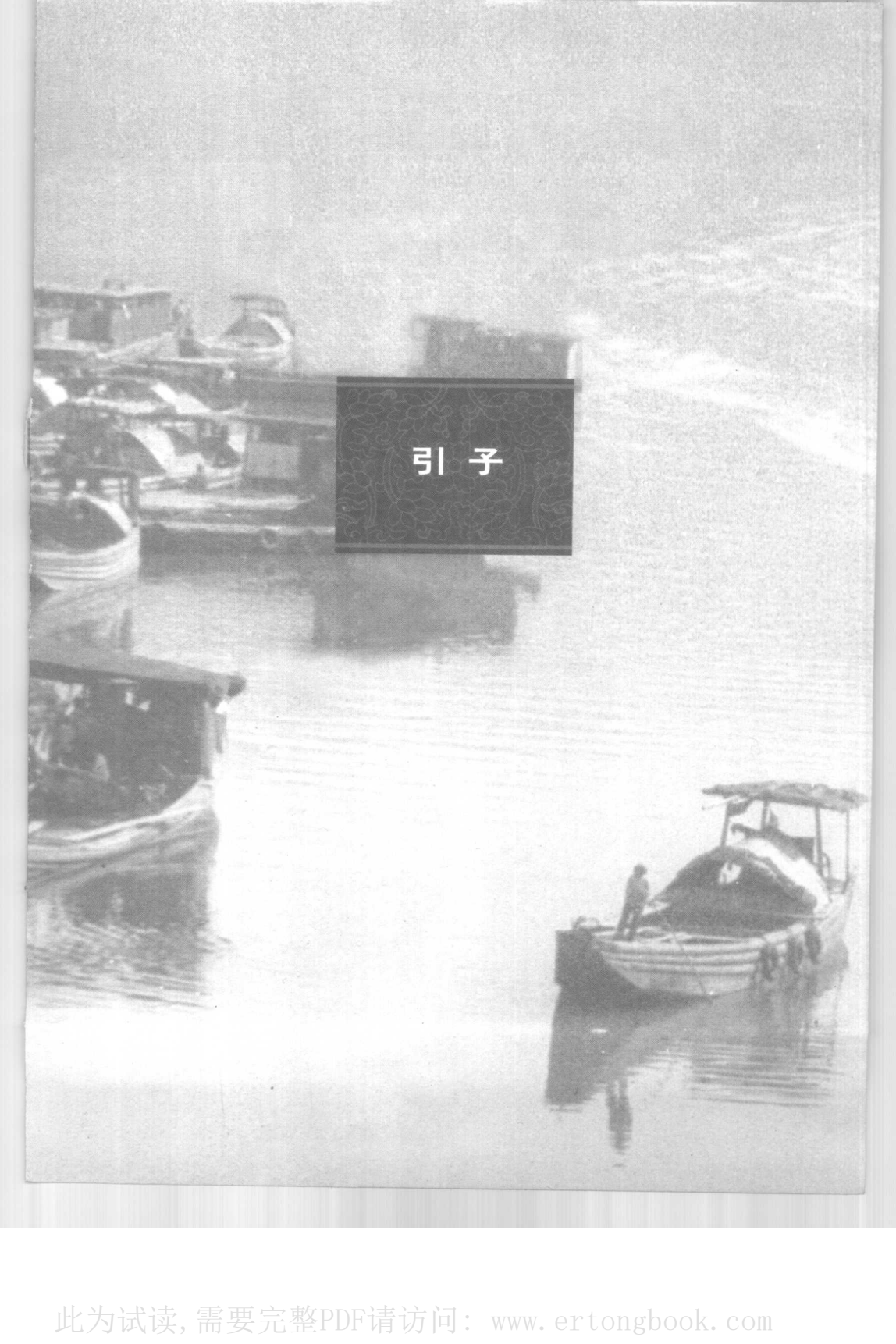
111 红店

121 辅助业

167 血缘、地缘和业缘

201 古风民情与行业神崇拜

225 尾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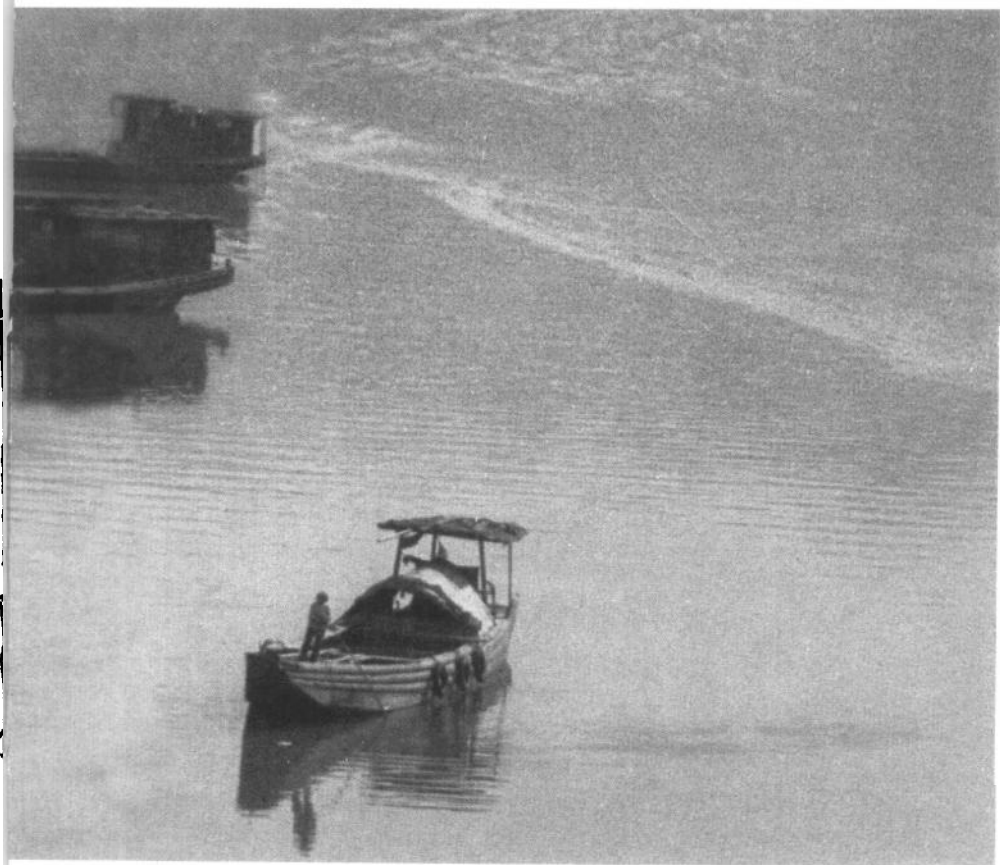


引子



滔滔流淌着的昌江水——景德镇就坐落在昌江水南面，故景德镇在古代又被称为“昌南镇”。漂浮在昌江上的小木船将上游的制瓷原料运到景德镇，又将景德镇烧制好的瓷器从下游运往全国，乃至世界各地。





我出生于贵州，但几乎是喝着昌江水长大的。我父母曾在贵州六盘水市工作，老家在江西景德镇。小的时候爸爸妈妈总是很骄傲地告诉我，我的家乡景德镇是一座世界闻名的瓷都，在我的想象中那一定是一座用瓷器堆起来的都市。

记得六岁的时候，父母带我第一次回景德镇老家，坐在那进城去的木制的悠悠

渡船上，我感到新奇极了，那是我第一次坐木船。那时候，昌江的水极清极清，河底下碎瓷片的花纹都能看得清清楚楚，还有许多在悠闲游着的鱼。我不断地用手去捞，觉得有趣极了。河边就像是一个喧闹的市场，一群一群的妇女跪在木制的洗衣凳上，用手搓洗着衣服，还不时地用棒槌去槌打。河里还有一群群在洗澡兼游泳的孩子们，他们打闹着，相互泼水。顿时，棒槌声、调笑声、叫骂声，响成一片……这都是我在贵州没有见到过的情景。

船到岸了，我们随着人群顺着河的护坡到了正街上。那时的街很窄，两边的房

正在运盘子到窑房
去烧的运坯工





子几乎都是清式的建筑，一律的上门板，除了两边的墙之外，全部都是木结构，共两层楼，楼上也几乎都有一个用木栏杆围着的阳台，可以在上面晒衣服，也可以坐在上面看街景。街上两旁有很多的店铺，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篾匠店，那里面有些妇女在编竹篮、劈竹刷把（一种用来洗锅的竹刷子）、做竹蒸笼，边做边卖。还有桶匠店，是卖水桶、马桶和各式木脸盆、木脚盆、木澡盆的地方，也同样是前面在卖，后面在做，还可以定做和修理。小吃店也很多，里面有馄饨、油条、炒米粉、米粉蒸肉、饺子粑、碱水粑等，景德镇是鱼米之乡，它的小吃很多都是用米面做成的，而且特别好吃，直到现在我每回回景德镇还忘不了去吃一碗又香又辣的炒米粉、来几个滑溜可口的饺子粑。

景德镇最有特点的，还是那四通八达的里弄，那时在所有的里弄里几乎都有一些古旧的坯房（做瓷坯的作坊）和窑房（烧瓷器的作坊）。记得小时候和小朋友们到窑房去看开窑，那可是一个热闹的日子，大人孩子都兴奋极了。自古以来景德镇的瓷器都是泥做火烧，本来是那么平凡的一团泥，经过那些灵巧的艺人们的加工，再放到



火里一烧，就成了一件精美的瓷器，真是不可思议。那火让人感到神秘、感到敬畏。如果说千百年来农民敬畏的是老天，那么景德镇的陶民们敬畏的却是窑火。无论你瓷坯做得多好，只要一把火没烧好，就前功尽弃。而这火不仅与其自身的温度有关，还与气温的高低、空气的干燥湿润等有关，当时烧窑全都是凭经验和凭直觉，其中存在着很大的偶然性，无论多么有经验的窑工都没有把握说他能烧好每一窑瓷器。正因为如此，开窑的时候人们既是兴奋的又是紧张的，要在解放前又该拜风火神了。虽然由于破除迷信，风火神已被赶出了窑房，但在那些窑工们的心中他仍然存在，那些窑工们仍然在向他祈求，祈求他保佑大家烧一窑好瓷器。火停了，窑门打开了，健壮的窑工们脱掉外衣，换上用千针万线特意缝成的窑背心，跑进余热未散的窑里，抱出一个个装着瓷器的匣钵。外边的人早已等不及了，打开匣钵盖，取出滚烫的瓷器，如果烧得很好，便一声惊讶的大叫，引来一群欣赏者和一片赞叹声。如果是一件烧废了的瓷器，便悄悄的将它扔到旁边的废瓷堆里，于是孩子们高兴了，赶快过去抢起来。如果毛病不大，只是几个黑点或一点落渣（不小心粘在瓷器上的渣滓），就收起来拿回家，用



清代景德镇烧制的“耕织图”五彩青花盘

来当饭碗或做他用，也许还会受到妈妈的表扬。记得那时许多景德镇人的家里用的都是这样的瓷器，就连许多的小吃店也都用这种不花钱的瓷器。窑开完了，往往要停几天才有坯烧，一时间这里又成了孩子们的天地，那构造复杂、曲里拐弯的窑房，还有那黑洞洞的窑弄，都是孩子们捉迷藏的好去处。多少年了，一切都还历历在目。

我还常常怀念起那幽深的坯房，景德镇的夏天很热，惟有那坯房由于通风，又是泥巴地，还有许多淘泥用的水池，所以到处都阴凉阴凉的。小时候那是夏天避暑的好去处，在那里我总是呆呆地望着拉坯师傅那旋转的辘轳车，惊奇地看着一团团的泥巴怎么就那样转着转着的成了一个碗、一个杯子、一个花瓶。于是和小朋友们也悄悄地偷一团泥，一会儿想捏一只动物，一会儿想捏一个碗，总是捏不好，但也总是捏不腻。

初中的时候，为了照顾祖母，爸爸调到了景德镇工作，我也在那里固定的生活下来了。那时候由于我的口音、由于我的

景德镇明清时期古建筑最集中的里弄——祥吉弄

穿着，在景德镇人的眼里总是怪怪的，许多孩子叫我做“洋婆子”，可见那个地方的封闭程度。我从小喜欢看书，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，也很精彩，我幻想，有一天我要成为一个很有名的画家，离开景德镇去周游世界，去最漂亮的城市定居。后来我也学了画画，也到过很多地方去写生，还学了做陶艺，也参加过一些展览会。但终于没有坚持下去。又读了博士，甚至做了博士后，还终于离开了景德镇，在北京生活。但童年那一段撵不去的梦，使我和瓷器、和景德镇结下了不解之缘——嫁了一个做陶艺的丈夫，写了一些有关陶瓷的书，近几年还一直在景德镇用人类学的方式做田野考察，用在那里考察来的材料，完成了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——《传统与变迁——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》。人离那里远了，心却离那里近了。尤其是那已逝去的古镇，始终在我脑海里萦绕，我试图穿越时间的隧道去寻找它、接近它——我找到了许多的老窑工和老坯户，还有许多各个行业的景德镇老手艺人，我希望把他们当成桥梁，加上我童年朦胧的回忆，去恢复一个古镇昔日的生气、昔日的喧哗。

近年来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这座古老

的城市已是旧貌换新颜了，那一座座清式的上门板带木栏杆的两层楼房已经快拆没了，



景德镇街上用板车推着盘子瓷坯的工人

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摩天高楼，昌江的水已经混浊了，江面上也不再有小木船了。昌江的水脏了，家里也都装上了自来水，河边不再有人洗衣服，孩子们也都上游泳池游泳了。河边安静了，这条曾经纪录了景德镇历史和陶瓷业发展的江，似乎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，开始被人们遗忘了。里弄里，最后一座古窑房在去

年被拆毁了，我还特地和丈夫一起去拍了一张照片，遗憾了半天。同时也感到一段历史和一个时代的终结，连最后维系的一丝丝牵连也给斩断了。前几年我做过访谈的那些老艺人们近几年也去世不少，他们是古镇旧貌的见证人，他们曾生活在其中，融化在其中。但这一切都已经“俱往矣”。

景德镇古城的风貌、古城的风土人情，还有围绕着制瓷业的各种手艺人之间的那些行话俗语、行业规矩，就像是一场古老的梦，在渐渐地飘逝。我捧起这场梦，想

把它描述出来，哪怕是描述出一个粗糙的轮廓，也算是对一段历史的追忆。人总是喜欢回到自己出发的原点去寻找昔日的旧梦，也总希望在这旧梦中能找到今日或明日所需要的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景德镇是一个以瓷为生，以瓷而闻名世界的古镇，所以我这本书也是以瓷为中心而展开的。我所勾画的是一个早已消失了的手工业时代的历史，是一群陶瓷手艺人生产劳动的图景、生活的图景、行业风俗的图景、宗教崇拜的图景。





一方水土
养一方人

景德镇附近瑶里乡制作釉果的作坊，那一块块正在晾干的块状釉果不（音吨）子，将由船工们运到景德镇，出售给做瓷坯的坯户。景德镇瓷土之类的原料经常被制成这种块状不子，以便计算。





据记载：“新平冶陶，始于汉世。”新平镇是景德镇最早的名称，也称昌南镇。景德镇得名于宋真宗景德年间，据明清历届《江西通志》谓：“宋景德中置镇。始遣官制瓷贡京师，应官府之需，命陶工书建年‘景德’于器。”于是“天下咸称景德镇，而昌南之名遂微”，自那时至今，近一千年，景德镇的名字沿用未改。《景德镇陶录》中